

古法熬匠心

林超连



欧阳景明在整理中药材。

科用药深细研究，研制成欧阳氏“黑药膏”，用于外治，远近闻名，欧阳氏因此也曾被清朝光绪皇帝嘉奖为“修职郎”御医而钦赐匾额。

或许是从小耳濡目染，欧阳景明对中医也颇有兴趣。看到爷爷和父亲熬制膏药、为人治病时，他也会跟着在旁边帮忙熬煮，看看听听。“每次听爷爷讲起祖上如何救死扶伤的故事时，心中更是自豪无比。”欧阳景明说，正是这份“家学”，他进入泉州医高专学校学习，成为一名医生。

后来，家里需要人继承家传医术。本可以到大城市有一番作为的欧阳景明，选择回到官桥，继承家族衣钵，接手妙春堂，用一次次诊疗、一帖帖膏药为乡邻消除病痛，造福桑梓。

说起这黑药膏的古法工艺，欧阳景明如数家珍：“一丹二油，膏药呈稠，三上三下，熬枯去渣，滴水成珠，离火下丹，丹熟造化，冷水地下，其形黑似漆，热则软，凉则硬，贴之即粘，拔之即起。谓之黑膏药！”

制作膏药以古法为本，融合现代医药科学，流程复杂而严密。能否制作出一帖能充分发挥药效的好膏药，从选药材开始，就很讲究。

制作黑药膏需要上百味的药材，这些药材欧阳景明大多是自己采购，有几味较为罕见的，甚至需要他亲自上山去采。这些年，为了采集药材，欧阳景明经常往返在南安的各个山头，每次制作膏药之前，大概都需要花费半个月的时间选取合适的原料。

采收后，从天然植物到治病良药，也需要漫长的熬制。这个过程，欧阳景明通常都在自己的老家完成。

官桥美人街，远近闻名的“补品一条街”，欧阳景明的老家，就坐落在街旁一栋古朴的石头房里。

还未走进屋内，一股麻油的香气便扑鼻而来。赶上欧阳景明要熬制新一批的膏药，他早就将所需药材在麻油中浸泡72小时，架上一口铁锅，开始加热提取；油锅中的温度逐渐升高，欧阳景

明用特制的桃木不停翻动搅拌以防油溢出锅外，使药料受热均匀。3个小时的熬煮，药材都被熬煮成黑乎乎的药渣，捞起过滤，自此，炼油完成。

炼油完成后，要将丹粉均匀撒入药油中并用木棒顺同一个方向不断搅拌使其充分化合；同时用文火继续熬制药油，油丹充分化合后丹的颜色消失，生成物变为黑褐色，取少量做沉膏试验，若膏不粘手，黏度适当，表示油丹化合良好，停止熬炼。

这之后还需要在合适的阴凉处深埋膏药去除火毒；待约半个月的时间后，再取出膏药加热溶化，将研成细粉的中药细料加入搅拌均匀，待膏药软硬适中时，以竹刀挑药，摊在备好的棉布片上，即可供患者使用。

经过选取原料、提取药料、炼油滤油、炮制铅丹粉、下丹、文火熬炼、去火毒、分坨制块等工序，最终达到上品膏药的标准。这一严格而讲究的工序，欧阳景明每一步都不敢马虎，因为这是欧阳氏九代人的智慧结晶。在他看来，每一代传承人对制作膏药都抱有虔诚之心，才得以将这一古老制药技艺的精华传承至今，这是对欧阳氏黑药膏的坚守，也是对中医的传承。

近年来，“中医热”逐渐重归，欧阳氏黑药膏的名声也越来越响。为了让黑药膏能更好地发展传承，欧阳景明通过反复实验和研讨，对药物剂量和熬制步骤进行了改良，使黑药膏更加安全有效。

尽管配方在变，但欧阳景明对中医药传承的那份匠心却始终未改。“中医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这份事业我会一直坚持下去。”欧阳景明说。

是啊，一方膏药，百年传承。在代代传承的中医药文化中，每一位像欧阳景明这样的传承人都像是一味中药材，缓慢地生长，耐心地沉淀，经过磨炼让精华得以挥发，也正是一代代中医人的坚守与传承，让中医药文化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洛阳桥上作

陈水宝

你带着北国的胎记，降落
这洛阳江两岸
我带着千年的沉重，驱车
触摸你历史的脉搏
这脉搏
跳动着关于洛水女神的想象
跳动着关于衣冠南渡的过往
跳动着对于遥远故土的难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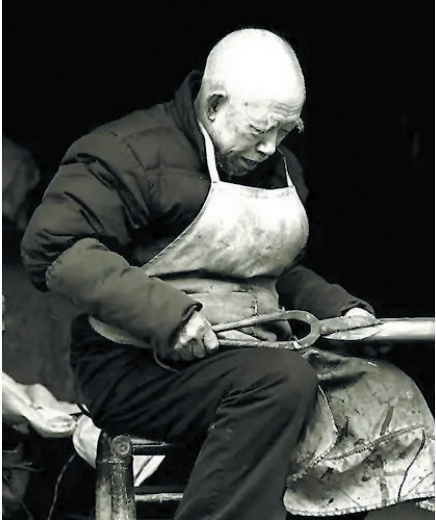
你不言不语，淡看风云
我不声不响，驻足桥上
饥渴的目光吞噬着四周的静与动
带着咸味的风逗弄着轻浮的发梢
太阳醉得一塌糊涂，绯红的脸蛋
映红了悠悠江面
打渔的扁舟，像一片片落叶
飘来荡去
唧唧唧
一群海鸟掠过，芦苇轻语
岸边的榕树上，一些叶子
似疲倦的蝴蝶，翩翩纷飞
还有几点不愿意老去的闪光灯
在诉说着激动的情绪

一步步走向你，轻轻触摸你的心跳
一次次抚摸你，慢慢感受时光的流逝
粗糙的旧木条，已被时光的脚步
磨去了不平的棱角
西弗斯似的浪潮，日日夜夜
重复着往日的歌谣
漫步古桥，思绪似这翻滚的波涛
我想象着建桥时蔡公构思之宵渺
我想象着宝船上郑和虔诚之远眺
我想象着俞大猷抗倭马队驰骋疆场
我想象着余光中手扶栏杆衣袂飘飘

斑驳的石板，记载了多少孩提的欢笑
剥蚀的栏杆，倚靠过多少情人的念想
时光褪去了枯黄，老去了惆怅
而你波澜不惊，雄姿依然
依然那么笔直，那么厚重，那么伟岸
你静静地横卧，横卧在这青山绿水间
驮着灿烂的朝阳，驮着悠悠的白云
驮着南来北往的脚步
驮着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
继续滚滚向前…

儿时的补锅匠

程新兵



“补锅哦，换底哦……”吆喝声回荡在村庄，大人小孩拿着自家的锅碗瓢盆，奔跑着疾走着，这是儿时乡村常见的一幕。

那时，农村还是柴火灶，灶台上架着口大铁锅，铁锅用久了，就会出现漏洞或裂纹。勤俭的乡下人舍不得换掉，补锅匠应运而生。“新三年，旧三年，敲敲打补又三年。”一口铁锅用了多年，直到补锅匠也无法修补了，才被当作废铁处置掉。

补锅匠不光补锅，只要是铁器、铝器等金属器具，补锅匠都会补。儿时，家家户户用的脸盆、喝水的茶碗和茶壶、小孩子的饭碗，基本上都是铁的。这些器具磕磕碰碰在所难免，虽说摔不坏，都还是会出现破损。有了小洞就要及时修补，不然漏洞会越来越大。

记得有一年，中午我们放学回来，奶奶还没有做好午饭。奶奶急得满头大汗，一个劲地说：“老了，没用了，折腾一个上午，还没给娃儿做好饭。”灶膛里不停地冒出黑烟，眼尖的姐姐发现不对劲，惊呼：“奶奶，锅破了。”

奶奶的眼神不好，肯定难以发现铁锅的小窟窿。铁锅漏水，水滴湿了柴火，引发浓烟。奶奶洗米下锅，水少就不停地加水，却不知问题出在锅上。

我跑到村口找来补锅匠，姐姐帮着奶奶一起熄灭了柴火。补锅匠提起滚烫的铁锅，认真细致地把铁锅修补好。那一天吃完午饭赶到学校，我和姐姐都迟到了。老师和同学们对我们迟到的理由惊讶不已：锅破了，饭没做好。

“锅锅锅碗锅大缸，铜个小盆不漏汤……”久远的一首民谣在耳边萦绕，只不过，补锅匠早已行踪难觅，估计现在已没有这个行当了。

夏天的傍晚

六月春

夏天的傍晚，简简单单的五方块字，自然地组合在一起，是一个词组，是一个美景，是一段时光，而我呢？记忆深处有我和它的故事。此刻正是夏天的傍晚，我在山中的学校值班，知了在歌唱。天气预报说，台风要来了，这样的时刻，来写夏天的傍晚，奢侈吗？

既然坐下来，就该做本想做的事。允许我在心里再把这五个字默念三五遍……

回到1981年。这年夏天我小学毕业，那时还没有九年义务教育，我经历了人生的第一场升学考试。作为学习优秀的我，很轻松，没有太大的压力，但是临考试前一个月，班主任陈老师看我似乎无所谓的样子，突然对我说，要争取考全学区前三名，为我们的小学争光，刷新从来没有进学区前列的历史。那时候我父亲也是学校的老师，作为教师子女，大家关爱有加。我开启了加班加点，挑灯夜战的模式。中考的前一周，我们开始专题写景作文的训练，听

说出卷的老师很喜欢考写景的，我们开始背写景的词语、段落、范文，写一年四季的景色、家乡的景色、山川河流的景色等，每天一篇。我也写得乐此不疲。

考试终于来临，我们走路到隔壁相望的学区参加考试。这天，阳光灿烂。下午考作文，一看作文题是《夏天的傍晚》，真的是写景的，我喜出望外，本想像平时训练一样，全部用优美的词句来描写夏天傍晚的景色，我偷偷观察其他同学，他们好像都不用思考，已经唰唰地写起来了。我还是没有马上下笔，因为夏天的傍晚，这五个字深深地触动我的心灵，我脑海里出现许许多多的场面：爷爷从茶场回家，突然出现在村口；奶奶在忙着做饭，养猪养鸭；母亲从田里归来，浑身是汗；父亲冒雨在田间劳作；天下起阵雨，我和弟弟赶快收稻谷；我从学校回家，行走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

于是，我写了一件在读三年级时夏天傍晚的故事，放学后，我和斌、贵、丁

一起结伴沿着山路从学校往在半山腰的家赶。中途，读二年级的斌，突然浑身无力，大汗淋漓，走不动。我们害怕极了，此时没有路人经过，当时也没有像现在有发达的通信工具，匆忙中，我当机立断，叫丁回家通知家人，我和贵轮流背他下山。到诊所，斌已经昏迷不醒，医生马上急救，原来是他旧病复发。医生说，如果再迟点，就没命了。乡亲们闻知，到村口迎接我们，大赞我们的机智。因为是真实的故事，我写得很顺手，写完，我发现几乎没有写景，而且还写到夜晚。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只好这样交卷。

对于这样写，我心中拿不准，大家向老师汇报怎样描写夏天傍晚的美，老师一一给予表扬，我不敢说，从学区跑回小学。父亲看着我沮丧的样子，忙问原委，我哭着讲给父亲听，老师们也围了过来，他们只是说，考完就好了，没有人表扬我，我更伤心了。最鼓励我写作的老校长回到学校，在了解我的情况之

后，对我说：“你这样写很好，有真情实感，可惜写上多余了。但三年前的这件事，我记忆犹新，学校还表扬了你们，那是一场比这更精彩的考试。”我有所释然。

后来成绩揭晓，我作文满分，总成绩全学区第二。父亲说，好险！我骄傲地说：“那是我有实力！”

又是一个夏天的傍晚，放假的校园静悄悄，有山雨欲来的宁静。据报道，这次台风会来得很猛烈。此刻我想起刚放暑假时，在网络上读到俄国文学史上白银时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勃洛克在十八岁写的诗《夏天的傍晚》，他在最后一节写道：请你忘却忧愁和悲伤/踏上马儿自由地奔驰/迎着黑夜和月亮/奔向远处云雾朦胧的草地。

风继续吹，不管往哪个方向？今后，还有许许多多夏天的傍晚，也会有许许多多的故事。老校长的那句话，又响在耳旁。我终于有时间静下心来，思考自己以及诗和远方，多好呀！

读书，成为更好的自己

胡美云

书的小可爱们，满心的柔软与幸福。

很自然地想起少年时读书的自己。大约是在三年级，那时候我正式开始写作文，因为一篇写亲情的作文被老师当作范文在全班读了，并进行了详细点评，极尽褒奖。自那以后，我对写作文便喜欢得一发不可收拾起来。为了写得再好些，更好些，开始有意识地找同学借作文书看，看着看着，就彻底地被书中的世界迷住了。

20世纪80年代的乡下，那时候课外书真正是稀缺品。班级有课外书的同学就那么几个，而且数量有限，种类更是少得可怜，多是一些薄薄的作文选或《故事大王》之类的书，捧上手，一本书没多长时间就看完了，意犹未尽，却把心里对书的渴望激得如解冻后麦田里的麦子一般疯长起来。

但是，哪里来的书呢？想到每个学期开学前那十几块钱的学

费都要等母亲收了稻子晒干卖了钱才能交上，所以关于和母亲要钱买书的念头，即使白天黑夜地冒起了千万次，终究还是没有勇气说出口。

后来，发现邻居家男孩们在神秘秘地传借着厚本的武侠小说看，还有一些旧到书页泛黄的《今古传奇》，便立即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开启了痴迷于看小说的时光。有了这样的阅读铺垫，当借到手上的书变成文白掺杂的章回体小说时，竟也能凭着当时有限的识字量与理解能力，看得津津有味，看到废寝忘食。

实在没书看时，一些高年级的语文书、历史书或者旧报纸都成了可读的宝贝。记得每到暑假时，母亲都会抽空到大舅舅家提回一些表哥表姐们读过的书，用来剪鞋样子糊鞋帮子，却常常被我当宝一样地在里面找着能看的书。还有母亲从邻居家讨来铺桌子贴窗户等的旧报纸，也成了我的最爱，必然一张张地看完了才舍得给母亲。

中学时有个同桌是个家境殷实的

女孩，最妙的是她也是个爱看书的人，但她不看小说，言情武打类的书都不感兴趣。她只看期刊，《少男少女》《少年文艺》《辽宁青年》《故事会》等青春成长或文学故事类期刊是她的最爱，每期必买。她这样的爱好正好填补了我除长篇小說外对于期刊的空缺。

今天的我，是多么庆幸，在少年成长的那段漫长而仓促的时光里，在那些没有电视也没有什么娱乐的贫瘠年月里，正好拥有了那份对书的炽热喜爱。尽管当时日子那么艰难，对遥而未知的未来却始终有着许多鲜亮而生动的期待，因为那份期待又带来了更多对书本探索的欲望——以至于，除了上学和做家务外，其他时间要么是在看书，要么就是在找人借书或者还书的路上。

正是因为那份对书的炽爱，许多年后，我在将近中年时，依然有勇气有底气努力着圆了少年时的梦，站上三尺讲台。也是因为那份对书的炽爱，让我在工作之余，能够静静地与文字相伴，成为一个内心丰盈而快乐的人。

